

長篇小說

笨小孩

I

錢石明 著

香港文藝出版社



笨小孩

I

錢石明 著

香港文藝出版社

笨小孩 (I)

著 者：錢石明

封面設計：蔣 雲

主 編：梅 子

校 對：張 華

督 印 人：張愛琴

出 版：香港文藝出版社

香港銅鑼灣加寧街 13-15 號美亞大廈 8B/F

電話：51199657 Fax:25769041

版 次：二〇一五年八月初版

國際書號：ISBN 978-988-12708-6-3

如有白頁，殘缺，或釘裝錯漏，歡迎退換。

序

「小說死了！」從小說圈裏，發出這樣的悲呼。

確實，小說成堆的放在那兒，沒有人看；融入了浩翰的人生，苦苦十載數十載凝煉心血造就作品的作者，卻遠不如在銀幕上拍上幾個小鏡頭就串串走紅的演員時模那麼被人知曉；寫書時，有對社會，對人生，對思想，對情感各種狂熱而又執著的追求，出書時，有對出書的念念不忘和嚮往期許，真的出了書，不過是找到了一個地方把它「埋」起來，從此結束。書，還是沒有人看。

但是我要說，不是小說死了，是作為讀者的這個群體不見了，是讀書的「心」正在死去。時下人的精神正在變得比任何時候都要浮躁。文革後「信仰」的破碎，讓人失去了靈魂的追求；金錢時代的到來，又讓人們除了對金錢的追逐外，對其它一概失去了興趣。人們寧可在賺到錢之後去大食飽啖，去拿著電腦計算下一次更加誘人的贏利計畫，也不願意坐下來靜靜地讀一本書，反思一下人生。不少青年人現在連我國古典四大名著都不讀，不讀《紅樓》，不讀《三國》，想知道就上網去查一查，怎麼會有功夫去看新鮮出爐，多得連書名也記不住，對作者來說卻是一生辛苦的等閒之著呢！

所以作者們也著了道，擯棄了寧靜，耐不住寂寞，寧可去搞最簡單，又最賺錢的玩意兒，追逐一時的成功；藝壇上擺滿了換季很快的四時花果，永不缺，不斷換，也留不下；藝術塗上了濃重的金錢的色彩，迎合著人群最簡單的愛好；人們都迷失了！

還有一點是更為嚴重的，那就是文藝自身。

現在，全世界都在追隨好萊塢，好萊塢文化有它的長處，但是並不是值得追隨的，說到底，它是短視的文化，娛樂的文化，只求賺錢的文化，人們還有更高的境界。好萊塢當下最大的時髦是以荒誕離奇代替現實生活，卻也讓他們的文藝離開現實越來越遠，作為一種品種可以，但並不值得追隨。改革開放後，這些年來，我們的文藝並沒有放棄自己，也不乏有許多現實主義的好作品，值得我們稱道，也值得提倡，但現在，好萊塢式的票房價值也像肯德基速食店一樣，蔓延得很快，賺錢第一，娛樂為王，趣味化、低俗化，到處流行，已是不爭的事實；對現實生活的興趣日見淡漠，也不僅僅是一種傾向而已，正在吞噬著我們文藝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優秀傳統，我們文藝的寶貴心臟。

說到這裏，我們也可以說，從這個意義上，我們的文藝或真的要不行了。

所以我們說的是：「文藝要回到現實」！

把我們的文藝，做為塑造時代理想、信仰、道德和情感的一部分。要反思，一定要反思，但反思應該是真實的，不可以是虛假的。我們後面呈獻的作品，從一位睿智老人的眼睛，記述了一個特別的生命。他在苦難中的「另類」成長，創造的痛苦，心靈的感悟……以及，面對著這個真實的生命，老人對生命真正意義的不斷詰問和無窮追尋……這是第一部，《長大》，以後還有第二部，《創造的「煉獄」》，第三部，《靈魂在燃燒》……也是對「文藝回到現實」所做的微薄的努力。

但是不要相信。不管這塵世的喧鬧浮華，一層一層，暫時地

遮著，小說，暫時地被遺忘了。但小說——

依然是社會的良心。

它還總是時代的慧眼，靈魂的先驅，在凝視著我們整整的一代人，這個世界。

有一小部份人，還在默默地耕耘著，堅持著。雖然，只有一小部份，少了點…… 也很好呵。

時間的風一吹，一切都會煙消雲散……

而最後能留得下來的作品，也許就在這一部分默默努力著的人們中間。人們將從這些作品裏瞭解那個時代，而與他們牽手。

寫於2012. 10 第一部版

本次合版時並無更動。2015. 1 作者

大器晚成

老戰友 老同事
原上海影視文學研究會會長

方艾

讀後有感

楔子

楔子

人的生命，走得曲曲彎彎，坑坑窪窪，忽悲忽喜……走的時候不覺得，回頭一看，噯！走了那麼多路呵，怎麼過來的？……這才恍然大悟！

他已經走了大半的人生，他覺得他是個失敗者。

他經歷太多的失敗了，數都數不過來。不少時候，他的那種失敗，說出來會讓人發笑。

這一天，來了一個人，一位北歐來的金髮女郎，一名記者。他從來不認識這個人，在他的記憶裏也尋不出任何的關係，她來了，向他伸出手，說來見好朋友，你好！他很奇怪，金髮女郎笑著說，他們是心靈上的朋友，他有一部小說在他們那裏星期六晚餐的聚會上流傳，都說寫得好極了，她也很欣賞。而且這部小說還送到了斯德哥爾摩大學諾貝爾獎評委的手上，評委也很欣賞，鼓勵他先要出版，在地區造成影響再送來，照金髮女郎看來，說不定就是獲獎的先兆。

可是——這位金髮女郎奇怪的問——這部小說拿回去以後，怎麼沒有消息了呢？她今天是來看看「老」朋友，隨便聊起而已。

他震驚而且駭然了，他從沒有把書送到斯德哥爾摩，在瑞典也不認識任何人。

他確有一本小說，叫《笨小孩》，還是在年輕的時候寫的，寫完後一直沒有人要，鎖在抽屜裏。記得有一次，老師讀了，說要為他推薦，他把書交給了他們。老師拿走後，一段時間沒有消

息，之後又退還了給他。書裏還附了一封致歉的信：

「小說暫無人要，看來時候還未到，只能交還你了，對不起呵。請自珍重，不要氣餒。」

拙師」

他悲傷之餘，只得把書鎖還抽屜裏。莫不成……是老師把書送到了斯德哥爾摩？

他立刻打電話給了老師。老師估計八十多了，聲音已經嘶啞，老咳嗽著。他聽到電話裏學生的聲音，還是一陣慌亂，說事情是確實的，但是對不起，對不起……原來老師確實推薦了，高興學生有了通往斯德哥爾摩之路，兩位老師聽說那裏的出版商有意要出這本書，還想捐點錢，……可接著，他們又害怕了，那裏的情況複雜，甚麼「星期六聚餐會」團體，甚麼「自由靈魂」同盟，出版商還建議，為了讓書早日走紅，最好讓作者出國，寫幾篇文章在外發表……這都太危險了，他們認為他們的學生是一個單純的孩子，不宜於參加那些複雜的圈子，真的出了國，說不定中了人家的圈套。就自作主張地撤了回來，之後也一聲不吭。他們要保護他們的學生。

他理解他們，那還是祖國開放不久，人的心情還是小心翼翼的，特別是上了年紀的人。

他回到家，拿出文稿，它還鎖在抽屜裏……他流淚了。

他從很小時候起就被看成一個「弱智」，很多地方都不如常人，但他不服，他覺得他是一個托著太陽向上飛升的人，不過他也很累，確實很累。

回想他的生活，很容易獲到的東西，天上掉下來的餡餅，

他都得不到，例如買一張彩票，中個獎，哪怕是一個小獎，都不屬於他。每登一個生命的臺階，都要費九牛二虎之力，從沒容易過。他是一個行者，一個思想者、思想的行者，一個探求者……現在，他看到他那麼地貼近了諾貝爾獎，或有可能成為一個去摘取成功花環的人……他歎息了。

然而他還是一個失敗者！

他一直是失敗者，依然是一個失敗者。

在他的一生裏很少有勝利，伴隨著他的失敗太多了，成功卻很少很少；有好幾次機會，似乎要成就某種輝煌，卻不知不覺敗下陣來，他嘗慣了失敗的滋味，都如食甘飴了。

但此刻，忽然之間，他感到昂奮，全身心有一種向上飛動的感覺，一切都在打開……世上有幾個是成功者？成功總是極少數，失敗總是大多數。他們奮鬥著，失敗了，但還在不斷奮鬥，不一定有成功，沒有鮮花，沒有酒杯，但也快樂，……這就是大多數，他就是屬於這樣的大多數。這不就是人嗎？天穹在無限伸展，長著翅膀的小天使將帷幕微微拉開，在深邃的天穹後面，閃現出燦爛的宮殿，小鳥在唱歌，清清的流水，……他感覺他再一次「涅槃」了，再一次在烈火中洗劫，重生！

在他生命中，他經歷過一次又一次靈魂的重生，他稱之為「涅槃」，那種燃燒著向上飛翔的感覺，是那麼痛苦，那麼歡樂，又那麼美麗，……呵，你現在又來了嗎？

生命的所有都聯翩在一起，萬物都變得生動起來。

**第一部
長 大**

他當時的狀況，就像《封神榜》裏姜子牙照妖鏡現出來的不明物：一個滾來滾去，形狀不明的五彩瑪瑙。

是甚麼呢？他自己也說不清自己。

這個滾來滾去的球，總有一天裂開了，也許，出來的是一個怪物，也許，誰能說？……——展開了翅膀，成為飛舞的鳳凰，在烈火中燃燒自己，升騰而起，燦爛無比！……

——《摘自本書》

鄭一伯飄游四海，閱歷可說得上豐富。在戰火紛亂的年代，他背井離鄉，到過湖北，轉輾香港、蘇平縣，在多家報紙供職，最後才回到了當時的東方第一大城市。

打開鄭一伯的舊照相冊，你會看到相比他現在的形象，他年輕的時候是相當瀟灑倜儻的：照片上的這個人，穿著西服，戴著一副圓圓中間連把的眼鏡，今天看來很老式，在當時卻是氣質高貴，神態風雅；頭髮從中間向兩邊分開，是三十年代流行的髮式；人雖然比較瘦，如果你問到他，他會不無驕傲地告訴你，他當時已是香港《星報》的副刊主編。他單身出來闖天下，走過不少地方，當過好幾種雜誌的編輯或是主編，還對民俗文學有相當的研究。他還有一個小小的秘密呢，那一年在武漢，他應聘於生活書店，被韜奮先生選中，跟隨先生去香港，在生活書店辦的《世界知識》雜誌做編輯，後來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生活書店停辦，才被逼離開了香港。他有許多照片都是在香港拍的。

他也曾經有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照片裏，在他身邊依偎著一位年輕美貌的女子，她的名字叫朱蕙心，那是他的妻子，她是他國立高中的同學，情投意合，很快結婚了。結婚後，她跟著他一起背井離鄉，在戰火紛飛中走南闖北，轉輾武漢、香港，又在衣著無著下回到蘇平縣、大城市。

那種年代，女子照例是不工作的。可是她不是一個肯安於現狀的人，先生從報館帶回來的文章草稿、材料，只要拿到她手上，就抄得整整齊齊，有時候材料太多，到夜裏還在勞作。有

了她在他身邊，鄭一伯覺得真是幸福，但是事情還不止於此，慢慢的，她從丈夫帶回來的民俗材料裏發現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天資聰慧的她，把它們整理成一個個童話，並且交給先生看。鄭一伯看了，大為讚賞，特別是那種對孩子諄諄善誘，體貼入微的口氣，讓人覺得非常親切。他鼓勵她去發表，而且為她起了一個筆名：林若蘭女士。童話發表後大受歡迎，連民間文學界也注意到了，鼓勵她繼續寫下去。這樣，為孩子們寫童話就成了她妻子的天性，一篇一篇的，而且她越寫越好，在社會上的知名度也越來越高了。

鄭一伯回想起來那時候的日子，總是揮之不去的甜蜜。他想一輩子就這樣過，甚至於因為戀家而不想上報館了。而這時美麗可人的小妻子又懷了孕，讓他覺得人生最大的美事樂事，也莫過於此了。有家若此，夫復何求？但是事情也真像人們常說的一樣，在最快樂的時候，也往往是禍事隱伏、悲劇故事的開始，在他抱著最幸福的幻想想做爸爸的時候，妻子卻因為難產，與未出生的孩子一起過世了。這對他真是一個晴天霹靂，改變了他從這以後的生活。

他在痛苦中沉緬了好久，他不能相信老天給了他那麼多幸福，卻那麼輕易就把它收回了。

然後他從痛苦中，從自己有了幸福便過分奢華的享用裏感到後悔而醒悟。他全力地調整了自己的心態，決心擯棄自己的懶惰、戀家和無所作為，去完成自己多年的願望：到蘇平縣一帶去廣泛地採集民風民情。

他記得妻子拿到她自己新版的書，曾溫柔地對他說：「你行的，你是我的老師，我看好你的！不要總待在我的身邊，去完成